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八十六回 負腹無謀空擬罡風攪海 拍肩有讖果然明鏡中天

李家家人聞漢，把奏本敕札搜出燒燬，各人分頭跑逃，登時將一樁天大禍事，弄得泯然無跡。幾個心腹的，疾忙走入府監，報知又全。又全大喜，問道：「你們搶奪時，還看見什麼人馬過去沒有？」家人答道：「本箱未出來時，出城的人馬，怕還沒有，先前有匹馬直衝過去，小的見他空身，又見打探的人在後搖手，所以止住。後來本箱出來，埋伏的人，卻個個上前動手，都打得七零八落。只是一個事，那背本的承差，被毆太重，恐有不測，按院必定嚴緊催緝，張揚出來，恐露口角哩！」又全道：「這本箱被劫的事，按院自己不便，他說得出嗎？就是府縣也怕處分，即使嚴催，亦只得拖延下去。他們動手的，都依著我吩咐，各樣打扮的嗎？」家人答道：「都是依著老爺行事的；況且搶了下來，舉火便燒。城外空間，天色乍明，除了這些逃的人，沒有一個路人看見。」又全道：「這便是了。任他捕風捉影的手段，也拘不到一個。你即速回去，叫俞忠趕人到景州，須要日夜趨行。一面先再派人上京，另寫幾封信，由塘遞帶去，知照京中解鋪裡，隨時發銀應用，不可有誤！」家人道：「小的就去與俞忠商辦。如今大事已定，老爺放了心，才可擺佈。」又全又將處置隨氏的話，叮囑一番。家人方才出去。這裡承差等一二十人，喊哭進來，跪訴中軍，傳進本箱被劫等情。金相大怒，立刻傳到府縣，當堂申飭，限令即日要把搶本人犯，一起拘拿勘審。喚過承差等人，即著當面驗傷，填格備案。掖縣稟請：「帶回一千人，細訊情節，以便購線出賞。」府尊又稟道：「大人發本正在黎明，雖則尚早，究屬白晝行劫，不知是那裡來的大盜？應以通報海緝為要。」

金相正在沉吟，只聽見素臣屏後微咳一聲，轉過頭來，素臣使個眼色。金相會意，便厲聲道：「貴府貴縣，怎看得這事毫不打緊？方才眾供俱極明白，眼見搶本的人，都是在田耕作模樣，夾雜些肩挑小販在內，顯係李家莊僕、佃戶，受其錢財所為；有何情節不明，而煩貴縣再訊？至貴府欲通詳蹤緝，裝點外來大盜打劫，不過規避處分；試思差弁等人匹馬長行，何來行李，致動匪人欣羨？所劫止有本箱，登時燒燬滅跡，謂非李金奸謀，誰其信之？出城不及裡許，一見差弁，即四面趕攔，其為近地之人無疑！事畢即散，無賊無證，何必遠逃，要各屬通緝則甚？貴府縣政聲久著，境內愚民，目無王法，竟敢糾搶欽使本章；而貴府乃欲避重就輕，卸其事於外來客匪，養奸縱惡，是何居心？本院補發一本，即將出城遇劫情形，聲說在內，恐貴府縣未必即能諉卸！速去依限查拿，若有違誤，本院自然咨會題參，那時就與通報無異了！」府縣連聲稱是，打躬出去。金相進內見過素臣，自去辦理別事。素臣忽想起，昨日同李家歌姬一起攜帶回衙之人，面相頗熟，後來問供說叫巫明，莫非是假姓名，與我吳鐵口一般？且喚他進來，問一問。因叫家人稟過金相，發出一簽，走到班房，傳巫明進來說是：「本院當面研訊，差役等人，一概迴避，不必傳班。」不多一會，家人帶了進來。那人一見素臣，急叫文爺，倒身便跪。素臣細看，果是東阿山莊內的葉世雄，忙扶他起來，令其就坐，世雄不敢，素臣使了眼色，然後坐下，素臣問道：「你如何落他陷害？卻為何事，幾時從山莊起身的？」世雄道：「奚大哥因靳家京裡下來的銀錢糧草屢被眾弟兄截住，改道由糧船南下；特差一班新回來的弟兄守寨，率領小人們去湯陰縣降伏了一伙強盜，就乘便得了水泊，又奪了幾回錢糧；如今連河南也不敢走了。奚大哥怕他由海島中接濟，故著小人到登萊一帶探聽，致有此禍。請問文爺是幾時到此？」素臣把回到豐城及出門以後之事約略說了一遍，道：「我為剿除又全，救拔隨氏，卻無意中更救了你，但他用精之後即以墜陽丸與你服，使手足痿痺，不能運動，你莫非沒有吃這藥嗎？」世雄道：「小的被他吸精之後，死而復生，到次日夜來，方有清頭，卻假作昏沉，要竊聽他們說話；又想養起氣力好乘間脫逃。他這房原有兩個使女，因死了一個，新買來一個，還沒經過此等事，問那舊時使女。那使女告訴他怎樣吸精，又怎樣調養；又說：『早晚送下墜陽丸來吃了，手足就不能動彈。』小人被他嚇壞了。第二日送藥下來，小人偷眼看著那女人，輕狂不過，一眼看著小人下邊；一手把藥丸塞在小人口裡，說是補藥，又把參湯側入口來。小人把舌壓住那藥，將湯吞咽，假作吃下。那女人就把小人下邊揉弄，虧著那女人一心在小人下邊，才被小人哄過，悄悄取出，擰散掉了，假裝著癱的模樣。第二日，歌姬看著小的臂上、腿上，說怎沒青色，要回又全；又虧著官事擔擱下來。但那丫鬢說，吃了鎖陽丸，精是再不得出來的，可憐父母，只生小人一子，已被他絕了後代了！」素臣道：「不妨，他有興陽酒、追陽湯，是專解鎖陽丸的。現封在丹房內，只消取來，便可解救。我且問你，葉義士們是幾時回來的？廣西之事如何？」世雄道：「葉大哥是文爺起身就回的。」

廣西賊首不打緊，聽見去糾合赤身峒毒蟒大王，若這事一成，兩廣便難保了！」素臣跌足道：「我也只怕他這一著，但願糾不成方好！靳家錢糧改道，我已察知，並有主意了；待李案事定，再合你說。」

你且仍回班房，衙役盤問，只說是問供，不可洩漏。」復想起隨氏，到二更後，取枝令箭，叫鬆紋拿著在後遠隨，竟望女監而來。到了牆外，聳身而入，只見一間屋內兩個女禁卒把隨氏上了手銬，又要上柱棍。素臣暗付：果然有此等事！因將窗戶一片聲敲響，嚇唬得女禁們歇手出看。素臣已越牆而過，忙打開獄官衙門，討了匙鑰，進監查視。見隨氏兩眼垂淚，手上銬子已去。查問女禁受賄謀命實情，女禁不承。因問隨氏，隨氏道：「不知他可是謀命，只方才把小婦人銬了手，又要上柱棍，忽聽見窗上敲響，才停住了。又聽見老爺們來查監，就把手銬也開去了。」素臣向那獄官道：「大老爺吩咐散禁的人，女禁怎敢擅用手銬、柱棍？這還不是受賄謀命嗎？這隨氏及兩名女禁，都交給你，明白聽審！」獄官嚇得抖戰，跪地求告道：「這事一經大老爺們發審，兩個女禁固然是死，連小官前程不保！公門中好修行，望老爺高抬貴手！小官情願寫立印信甘結，包管這隨氏沒事，今夜就打發小官妻子到監陪他同睡。兩名女禁盡法痛處。只求老爺包荒，在大老爺跟前，不提這事，感恩不淺！」那兩名女禁，更是叩頭出血的哀求。素臣也便依允。獄官真個寫下甘結，用上司獄印信。素臣收起領著鬆紋進衙。

聽鼓棚打到四更，獨自一人出衙，至女監探視，果見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，陪著隨氏吃酒，丫鬢捧著酒壺，屋內鋪了床帳，然後放心，回衙而睡。次日，刑庭進見，密稟道：「昨日老大人發下田半千一案，卑職把帳簿指實，將原中套夾嚇問，即據供招受賄袒證實情。後問又全，他竟口出妄言，說老大人誣陷他叛逆，已遭家人出擊登聞鼓上陳，不日要坐反誣之罪，怎還敢來勸問我。」金相道：「他恃著劫去本章憑據，故敢放肆；不知有府縣卷供可憑，他不過加一劫本之罪。本院已續有奏折奏明，他如何抵賴得去？田案既有帳簿足據，復據中證供明，已同獄成。可將中證收監，田半千討保候結便了。」刑廳答應出去，即去通知又全。又全大笑道：「他還在那裡做夢哩！誣我劫本，請問有何憑據？明是他架的壘樓海市，到了三法司堂上，怕就狡賴不去了！老公祖還在事外；府縣兩處，就難免聽從串害之罪。又全身上的鎖鏈，十日以後就要移到按君身上，他還說這滿話嗎？」刑庭出來，忙去通知府縣。府縣怕又全勢力，平日俱與往來交結；此番因按君風力，發兵圍捉，色勢利害，認是奉旨密拿，且事起倉卒，不及通風，故隨著按院查辦。及知道並未奉旨，已是懊悔；復因搜出詔敕密書，事在難挽，故安心撒下又全。後被劫去憑據，怕有變頭，才令刑廳借著田案兩處探聽口風。今被又全嚇唬，三人懷著鬼胎，密聚一室，從長計議。刑廳道：「按君所持，在府縣眼同搜獲劫本之事，又經錄供驗傷；但又全聲冤之本，必連府縣都奏傷的。他仗著景王之勢，又有靳公公作主，三法司科道豈肯為著按君，只怕凶多吉少！」知府道：「寅翁所料不差；但此時事在未定，我等將何以為計？」知縣道：「按台那裡只須照常行走。」

又全那裡，當先去投款，說事起倉卒；勢不由己；一等旨意下來，便都推在按台身上，只求他放下他們，單與按台作對，這事便輕可了！」府、廳想了一會道：「除此別無良法！」於是分頭自去投款。

金相不知府縣心事，日逐催趕造冊。府縣一則因禍福未定，不肯上緊；二則因又全家口田房窩鋪極多，一時查不清頭，故此擔擱。無奈金相一日幾次趨逼，只得把現在家口，並掖縣境內房園、田業、鹽、當字號，各鋪銀本，並本宅封貯各色米糧、金銀、衣飾、器用等物，先攢成三本冊子，送將上去。一面通知又全，說是催提緊迫之故。又全笑道：「風帆不可扯滿十分，這幾日之內任他橫行罷了！」

每日輪指推算，眼巴巴望著聖旨早到一日，早出監一日。候至十四日，正喜出監只在早晚，卻見獄官幾遍進監查察，禁卒關防嚴密，家人一個不見進來，迥異從前光景。心上著慌，將聲冤本章，逐字推敲；復想新監勢力，不信有甚變頭。一夜胡思亂想，抓心挖膽，如坐針氈。到十五日，忽有禁卒遞一字紙，囑令密看，字上寫著「揭奏進京，按院奏本先到一時，誥敕密札，已經進呈東宮，親筆批轉，不待復審，立時處決。斬監惟恐連累，設法自救不暇，不能為力。趙吏部更不消說。家人們在外打算，只有越牢一著，且往海島躲避。幸今日停刑，已買囑禁卒，三更後開鎖，監牆以外，並城門內外，俱有接應。」等語。又全看畢，魂飛魄散了一會，忙把字紙咽在肚裡。呆呆的策劃，算來只有此著！暗暗的叫著：「仙翁，蒙你許送金丹，如今弟子命在頃刻，求你早來搭救！」又想今日正是五月十五，莫非真有救星？呆思癡想的直到日黑，才丟過仙人搭救的念頭，守候禁卒通風的時刻。一更以後，外則提鈴喝號，內則提牢司獄，時刻稽查。直等到三更以後，裡邊也少人查察。外邊巡邏之聲也有間斷。兩個禁卒走來，先把腳鐐銼斷，開去鏈鎖，把九條大索，齊齊脫卸。又全將手銬用力一擰，登時兩斷。一個禁卒先搭好軟梯爬過牆去，外邊伸出一根竹竿，又全忙從軟梯上牆。忽見監屋上跳過一人，月光照著，竟是相面仙人。心中一喜，就如失乳之兒，復見乳母，亡家之子，重返家園；喜到極處，正待叫出「仙翁」

二字。卻被兜肩一錘，不覺大叫一聲，口吐鮮紅，跌死在地。那人手執銅錘，如兩道寒光，風馳雨驟，把牆外接應之人，打得抱頭鼠竄，四散逃跑。著錘的便筋損骨傷，手斷足折，一片嚎叫之聲。把監中的禁卒，牆外的更夫，紮營看守的兵丁，往來巡緝的衙役，一齊驚起。一面飛報各衙門，一面把又全拍轉，加上鎖鑊，並打傷在地的都鎖起來。府廳管縣各文武官，俱來勸驗，牆外打傷共有七名，除又全外，一名禁卒匡命，五名家人。復將合監禁卒，營兵捕役，一齊鎖起。查點監中罪犯，一個不少，只逃去禁卒匡生一名。當留丞、簿、典史、獄官及營役們，在監看守，府廳縣同至察院衙門擊鼓。金相已坐大堂，放炮開門。各官參見過，稟知越獄拿獲之事。先喚又全勘問，又全只得直招，說是家人們在外邊設謀定計，犯人誤聽越逃，實不知姓名人數。金相道：「你到此時還想庇護家人，夾將起來，怕你不招！但本院念你命在頃刻，不忍再加刑訊！」吩咐把禁子匡命夾起，問：「得受又全多少金銀？同謀者何人？在監兵卒，內外更夫，是否知情？」匡命只得直供道：「小的弟兄輪值三四兩更；李宦家人俞忠，許小的弟兄一萬兩銀子，並帶同逃走。小的弟兄該死聽從！兄弟匡生在後，未經出牆，不知逃匿何處？在監兵卒，平日受他銀錢，是有的；這越獄之事，並不知情。也沒買通更夫。他家人們有會過面的，叫吳成、吳功，其餘同謀的，不知有多少人，只求問現獲的家人，就知道了。」因復帶受傷的五名勘問，一名叫吳成，一名叫俞念，是家人；一名胡珠，是佃戶；一名房有法、一名房有紀，是水手伙計；俱不吐實情。直到夾起，然後供出，係總管俞忠主謀，同謀者六十四人；在監牆外埋伏者，十二人；在城門內接應者八人；城門外接應者二十四人；在海口接應者二十人。並供出前次劫本亦是俞忠為頭，同謀者四十二人；探報者八人；埋伏劫奪者三十四人；也有家人，也有伙計，也有佃戶，也有閒漢。錄過名姓，天已平明。金相傳到城守營員，請出聖旨，開讀已過，委府縣監斬。將又全繩穿索綁，押赴市曹，跨上木驢，凌遲處死。一面寫本，將越獄被獲處決之事奏聞。一面出批嚴緝未獲各犯。把匡命等六人，俱發下死囚牢裡。在監兵卒、更夫發縣分別枷責。

發放已畢，掩門退堂。且道，又全既已劫去誥敕密札，何以又有敕札進呈？卻係未發本之時，素臣預料有劫本之事，故令齎奏官空身先走，用五色花絹，謄著誥命，復謄出幾封密札，另寫奏折，裝入本箱；俟劫去後，才令金硯同一老走奏折的家人出城。素臣是日在於高處望，如無人劫奪，即護送出境，把另本謄救掣回；如被劫去，查係謄寫，再設別計，則真本已經奏上。那知又全果入牢籠，又不辨是謄寫，即行燒燬；自謂逆跡已滅，安心候旨，不復更施狡變，不知已中素臣之計。金硯行走如飛，卻因不諳投本，故慢慢的隨著家人們，走了七日才到。得下旨意，金硯即先趕回，於十四日黎明進署。金相與素臣跪領開看，是：所奏李金，淫荒慘惡，性與人殊；查閱偽救逆書，反形昭著；著即凌遲處死！其家口，除正妻外，均照所奏，分別查辦，並賜上方劍一口，許便宜行事。該部知道。欽此！外東宮密諭一封，上寫著：覽箋，得除大逆，復知文先生音耗，喜極反沾襟矣！遲恐生變，故即據奏施行。李案一定，當馳驛來京，將以北門鎖鑰相委。兼欲急晤文先生，並商國事也。景藩已敕直撫密辦。相見在邇，諸不備及。年月日諭。

兩人俱叩首謝恩，感激涕泣。素臣道：「今日明日，俱是停刑日期，當加意巡徼，防其劫牢。」因令金相密諭中軍府廳管縣等官，督率兵役防守。素臣兩夜俱帶金硯至府監，不時巡查。十五夜又全越獄即被擒獲，皆謀定於先故也。又全處決以後，素臣即修札與玉麟，著金硯飛遞，務期早至，擇定五月二十五日起馬覆命，令玉麟料理赤瑛夫婦進京之事，約於德州等候。將又全男僕發府縣勘問，並催趕外縣莊田店業清冊。田半千一案，令刑廳據簿證成招。將各女犯提至察院，金相出堂親勘。素臣在屏後逐個看去，擇其面貌慈善而有福相者，暗暗記認，除隨氏外，記有十二名；諸妾則六姨陸氏，十四姨林氏，十六姨柏氏；歌姬則桃枝、玉荷及王氏、紫綉；丫鬟則金枝、晚香、春桃、秋葵、夏蓮、冬梅。其金枝、晚香兩名更覺幽雅；眉目之間，亦似未曾破體。其餘不甚妖冶者，暗記下五十四名。俟金相退堂，即於點名單內記出。

次日，刑廳審擬田半千一案，府縣審錄家人口供俱到。田案，廳擬原中俱枷號兩月，責四十板，追出原贓入官；田業給還半千，作前去兩年租籽；餘依擬完結。查原造家口冊內妻一口，妾十六口，歌姬二十四口，丫鬟二百十二口，僕婦八十六口，男僕四十二名，家僮八十三名，男女幼孩共五十三名口。核入各審口供，將妻楊氏及知又全逆謀之四姨陶氏、五姨柳氏，俱擬發功臣家為奴。大姨、三姨、八姨，俱係錢債准折，現有親屬，照原本追價，給親完聚。其餘諸妾，亦係准折逼搶，現無親屬，變價入官。歌姬、丫鬟、家僮有僕人所生及有親屬者，追價給親；無親屬者，變價入官。家僮內知情者十二名，擬斬，歸入劫本越獄案內完結，餘三十名，及僕婦八十六口，俱變價入官。男女幼孩，俱給各父母收領，食精之巫明釋放回籍。將板壁上詩字削去滅跡，與一切器用什物，變價入官。定下本稿，卻不發出，到二十日一早，金硯進衙稟知玉麟已到，然後發稿出去，定了招冊，暗令玉麟分遣家人伙計，具呈投買。當將隨氏、陸氏、林氏、柏氏、桃枝、玉荷、紫綉及金枝等六名丫鬟先行給領。次將記下的五十四名丫鬟，陸續買出，玉麟有大洋鋪在城外，暗暗運送，分房住下。

二十一日，素臣吩咐鬆紋，封去丹房內取那酒藥，自己帶了金硯，約了世雄，俱至玉麟鋪中，敘說別後之事。因向世雄道：「山莊內眾兄弟，除元、宦二人外，俱無妻室，不特起居不便，於天地化育，祖宗嗣續之道，俱有違背。故托白兄買下這些女子，內選十名，要送給你們妻室；二十四名做婢女；餘三十名，可選頭目中有功者，賞給為妻。」因把各女人都喚出來。隨氏見了素臣，如見父母一般，跪下哀哭拜謝。六姨、十四姨、十六姨，及歌姬、丫鬟，都相顧錯愕。素臣才把自己姓名，及被人救出等事說知。大家如夢初覺，跪地磕頭不迭。世雄道：「蒙老爺恩賞小人，不敢代眾兄弟辭謝，小人也不敢不領賞。但小人前與歌姬同宿，知道他性情，待小人也極好；只求把這王氏賞給小人為妻，感激不盡。」素臣道：「我原看這女子面目慈善，兼有福相；你既願要他，我已令人去取酒藥，晚間就送你成婚。我今日並不進衙，明早討了下落，才得放心。」因指著隨氏、林氏、陸氏、桃枝、玉荷、春桃、秋葵、夏蓮、冬梅道：「此九女俱有福相，隨氏尤有恩於我；你可向奚大哥說，將隨氏收為妻室，餘八女配與眾弟兄為妻。這金硯交給你帶去，聽奚、葉二位調遣。現在斬監京餉，改從回空糧船上寄下，非此人不能取；你們暗中保護著行事，便可供山莊之用。」因喚過十六姨，向金硯說：「此女配你為妻，也是今日成婚，三日後隨同葉爺，護送各女眷前往山東。」

金硯跪地垂淚道：「小的指望長隨老爺，怎發放到別處去？」素臣道：「你在山莊效勞，就如長隨我一般！他們俱是我心腹，我有用你之時，即來取你，非發放你也。」金硯方收淚磕頭謝賞。當將金枝、晚香二人，令玉麟安置內室。與玉麟商議道：「弟請吾兄來，一則為代買這些女子；二則奉求吾兄一事。前日查閱又全家產各冊，單是本縣，已有一二百萬；海中龍蚌相鬥，海邊田畝民居，俱被漂沒，登、萊兩府被災者，什居三四；弟欲把又全產業奏留，專買糧食，即將又全各處房屋，改為官倉，設大使二員經管，為平糶賑濟之事。欲舉吾兄為監臨官，以督理之；不特百姓受惠，島中倉儲，亦可乘官買之便搭運，較之私買，更為妥便。不識吾兄以為如何？」玉麟沉吟道：「此事有益民生甚大，兼以吾兄之命，弟何敢辭？但弟係本地人，為本地之官，殊有未便！」素

臣道：「專司倉務，不涉民事，正自不妨，只消於本內聲明可也。」

午後，鬆紋送了興陽酒及追陽藥丸來。玉麟辦起酒筵花燭，內外歡飲。素臣與世雄俱吃興陽酒，即往澡室追陽湯內洗澡。素臣略洗即起，世雄洗至興發，方與紫綃成婚。這兩個是舊交，但從前還是虛套，此番得承實惠，新娘之喜可知；新郎已絕生育之念，此夜露滴牡丹，涓涓不斷，更自快活非常。金硯向素臣磕頭進去，與柏氏成婚。這兩個是新交，金硯走跳如風，矯捷可知，柏氏翻滾如球，靈便可想，鑽天動正配了滿床飛，更是天生一對也。次日起來，兩對夫妻齊到素臣房中叩謝。素臣問世雄：「興陽酒、追陽湯效否？」

世雄漲紅臉道：「真個有效！以後如能生育，皆文翁所賜也！」素臣大喜道：「既如此，我便放心進衙去了。」因囑咐玉麟將金枝、晚香先送回，領著鬆紋等出門，只見一座石碑坊前圍著百十人，坊腳下倒有一個女人，滿面血污。素臣仔細看時，竟是又全第三妾焦氏。正是：

極臭壤中生瑞草，最污泥內產奇葩。

總評：

又全掀髯大笑一段，真有筆歌墨舞之致，欲抑故揚、欲合故開。文法之秘，若平平說去，便減無數氣色，何能奪目？

廖監變頭，至此始為揭破，素臣云「經年之疑釋於一旦」，餘亦云三十回以前之疑釋於一旦。素臣撫掌大笑，餘不禁撫膺大慟，我亦有知識亦有靈明，何乃昏昏鄧鄧，任作者覆人盆底，不放一線日光入我之目也，悲夫！

帶來的人遇見文管家，與前五十三回百忙裡不見奚囊，及遇見東阿山莊頭目，一路上說了幾句話相應。然則作者一面覆盆，一面透進日光，非全掩讀者之目也。總緣心不細、機不靈，故如沒縫鴨蛋，鑽研不破耳！此後讀書，一句一字不可放過，切記、切記！

不覆盆不見作者之巧，不透進日光尚不見作者之巧之絕倫也！何故不見奚囊？何故與頭目說話？作者明明透進日光，而讀者緊閉雙目，不一注視，枉自抓心挖肚，爬搔不著，則唯有極口贊歎作者之巧之絕倫而已。餘故曰此後讀書，一字一句不可放過也。以前讀書，亦知一字一句不可放過，無奈讀他書此法即明，讀此書此法即昧。以他書之一句一字，皆自畫供招；此書之一句一字，如囫圇鴨蛋也。不見奚囊說幾句話數字中，豈知有世雄跟至省城、探知廖宦要銀、趕回山莊、假托里長、公湊三個銀子孝敬之事，非今日世雄親口一五一十告訴出來，仍自昏昏鄧鄧，在盆裡過活也，則亦唯有極口贊歎作者之巧之絕倫而已！

毒蟒於此出見，雖則閒閒一筆，光燄何等烜赫。倫父極力鋪張，連篇累幅，無此氣勢者，由於筆之鈍故也。

素臣想起隨氏，至監察探，非忽然想起也，固已逆料又全必有暗害之事，故下「果然有此」一句。昔人云：高才捷足。又全足豈不捷？奈素臣之奔軼絕塵何！

四更復至女監探視，素裡之慎也。武侯一生只認「謹慎」二字，任事者尚其慎諸！

寫府具廳會議，曲盡小人肺腑，兼見又全勢力，非素臣不能剷除。在文法亦是欲抑故揚、欲翕故辟，如病人之回光反照，善醫者知其死不旋踵，讀者於此知又全之死不旋踵，則庶幾善讀書者矣！

暗叫「仙爺」一段，寫癡人如繪。又全陰謀詭計無不為素臣料定，此癡念亦曾料及否？兜肩一槌，春夢方醒。五月十五，時日不爽，仙乎！仙乎！能前知若此乎！又全之稱為「仙爺」也，固宜！

媒運大發，素臣數往，王麟推來，更不料隨氏之外，復有世雄、金硯、山莊眾弟兄、三十頭目及金枝、晚香之眾也。厥後蘭哥、篋姑、珠兒、玉女，且化行蠻貊矣；復媒氏會男女，且賴及萬方矣。不伐柯則已，一伐柯則必盡鄧林之木。餘故曰：此書之奇，必奇至竭情盡致；此書之妙，亦妙至竭情盡致也！

援儒入墨之徒，能百變其詞，以亂聖人之中；不能一試其巧，以亂聖人之庸。此千古創識，千古定論。宗杲、天覺、子瞻、子由及陸王之徒讀之，必通身汗下，欲置一喙不能矣。魏先生欲刊人中庸章句，雲發諸儒未發之秘，息群邪欲逞之辭，有功於性學者，亦甚鉅哉。讀「異端唯不能庸，故不能和」一段，乃知子由所論中和，直是矢橛！朱子言中庸之中，實包中和之義，而未訣「庸」字之秘。為聖道築一萬里長城，豈特留此義以待素臣耶？以素臣「庸」字之義辟子靜，子靜雖有百喙何辯？固不待往返詰難，如太極圖說之詞費也。駁去西山先生君子有取之言，分別聖人、老氏同異，一字一句，如犀分水，如錐畫沙。老氏何幸而遇西山，何不幸而遇素臣。孔子曰：惡莠恐其亂苗也。素臣亦曰：惡老氏恐其亂聖人也。西山先生其猶認莠作苗者歟？不特西山宋儒類此者多，惜未得見此書而讀之。